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六十回 陰陰夏木囓黃鸝

大夥坐上磁浮車北行，才兩分鐘就到了一個兩山夾抱的深谷。谷中只有一個氣泡似的半圓形建築，高約二十公尺，直徑五十公尺，下半部密密地嵌在石山當中。那建築色作青紫，偶泛藍光，整體無縫，好似由瓷坯一次鍛燒而成。令人難解的是，建築上無門無戶，不知有何作用。下車後，眾人面前即時出現一座崗亭，週圍有圈圈精光耀目的銀絲環繞，令人不可逼視。

衣紅指著那圓形建築，說：「那就是磁通子增益器？我看倒像個蠶繭！」

史南達笑說：「是的，一會妳就知道誰是蠶蛹了！」他一邊說，一邊打了幾個手勢，那崗亭立即擴大，突然透體而過，把眾人圍在其中。

史南達哈哈狂笑，對衣紅說：「不錯，這叫作繭自縛！小姑娘快說實話，否則我把磁力線放出來，一秒鐘之內，你們通通燒成焦炭！」

衣紅鎮定地說：「你這人好無禮！我們為大法王出生入死！來這裡能受你威脅？我們的身份，你用電腦一查就知道，還用得著問我們？」

史南達說：「我就是查了電腦才納罕，你們都有大法王的免死令！絕不可能！連我們八大元帥都沒有這種殊榮！」

衣紅哼了一聲，說：「八大元帥！你們養尊處優，不過分贓自肥！我問你，你打過仗嗎？賣過命嗎？別小瞧我們幾個人，我們救了大法王三次性命你知道嗎？上次大法王被關進金星監獄，還是木大陪他去的！」衣紅拉了拉文祥，他如夢方醒，想起自己叫木大。

文祥硬著頭皮說：「是我送他去的。」

衣紅面不改色，說：「木大就像木頭一樣，在金星差點被燒焦了，你這磁場算什麼？不相信，你叫大法王來，看誰變成焦炭！」

史南達一怔，大法王在金星被囚的事，基地中除了極少數的重要人士略知一二外，其他人根本連影子都摸不著。看來這些人真有來頭！糟了，怎麼下台呢？

正在這時，地面傳來一陣輕微的震動，遠處還有爆炸聲。史南達停頓了一下，神色大變，喝道：「太巧了！你們一來，什麼怪事都發生了！為了基地的安全，我不惜豁出去，也要查個明白！」說罷，他雙手一拍，身旁升起了一團淡淡的光幢。緊接著一條條紫絲光雨，已由四週向眾人襲來。

風不懼一直不動聲色，他早先隨法慧禪師學過各種功夫，身手甚是矯捷。在崗亭將他們圍住時，他就目不轉瞬的注視著史南達的動作，準備隨時反制。史南達一拍手，他一個鷓子翻身，已經欺進史南達左側。光幢冉冉升起，把他和史南達雙雙罩住，風不懼反手一扣，以大擒拿手法鎖住了史南達的咽喉。

變生肘腋，紫色光雨已經射向衣紅等人。風不懼手一收緊，史南達氣促面紅，掙扎不得。風不懼厲聲道：「快收手！不然我們同歸於盡！」

史南達連連點頭，光雨稍斂。但衣紅、法蒂瑪及文祥三人面容陡變，皮膚鬆垮下垂，剎那間彷彿老了三四十歲。

衣紅捂著臉，大叫：「我的臉好癢！」

法蒂瑪也覺得面皮作癢，用手一摸，臉皮竟然軟綿綿的，像膠質一樣。只有左非右一無所覺，他恍然大悟：「是磁力線作祟，百怪的化裝術被破了，不要怕！」

文祥詫問：「你怎麼沒事？」

左非右解釋說：「我是自行化裝的！」他同時大叫：「杏娃！快請百怪來！」

語聲未落，一部磁浮車已停在崗亭外。車門一開，千奇、百怪和古嚕嚕三人同時跳下車來，千奇手中短棒一撩，光華圍繞的崗亭瞬間消失。

千奇先協助風不懼制住史南達，古嚕嚕手持兩根短棒，站在磁軌旁守護。百怪二話不說，衝到三人身邊，取出一瓶藥水，在三個人臉上各抹了一遍。這才說：「我們不小心失手，抱歉來晚了，所幸磁力線不強，休息一會就恢復花容月貌了。」

千奇說：「其實我們就在前面不遠，由左兄傳來的圖片中，我們找到了電腦機房，已經把系統程式的入口改變了，現在大法王的電腦等於在為我們服務，其他的已由當局接管，如果能整合成功，下面的工作就輕鬆了。」

百怪又說：「老大他們也來了，我們已經控制了電腦總部，不過問題不像老怪說的那樣簡單。他們這套電腦只供後勤服務，磁場操控另有系統。只是老怪多事，剛才不小心毀壞了一個巨型電容器……」

千奇說：「別賴我！」

百怪說：「老怪又不止你一個！總之，敵人已經被驚動了，大家要小心點。」

千奇已經將史南達反扣起來，並順手卸下他的下頷。對文祥說：「黑大哥叫你們快去南區的百花湖，杏姑就住在湖畔，她可能有危險。」

文祥不好接口，衣紅便問：「有什麼危險？」

千奇向古嚕嚕招招手，他便叫了一部磁浮車。千奇押著史南達，邊走邊對衣紅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是黑大哥由法王手下打聽到的。我們要從這小子口中套出另一部電腦的下落，時間不多，你們快去吧！」

百怪補充說：「磁浮車我們已經接管了，有危險隨時上車，找我就行。」

千奇三個人一陣風般，說去便去，磁浮車一開動，瞬間就不見影子。

衣紅臉上不癢了，看看法蒂瑪的臉龐秀美如昔，她用手擰了擰，說：「放心，沒有破相，否則我要找百怪算帳！」

法蒂瑪說：「衣姐不必替我擔心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她是擔心她自己。」

衣紅問：「為什麼你的化裝不受影響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百怪兄是改變皮膚分子排列的技術，我是改變結構，麻煩得多了。」

衣紅又對風不懼說：「你那招蠻管用嘛！我的花拳繡腿耍不出來呢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妳忘了？妳老是說時代不同了，哪裡要動手？不肯好好學！」

文祥心亂如麻，看衣紅鳳目含怒，漫不經心，只急得心裡打鼓，又不便明講，只好打岔說：「百花湖在哪裡？怎麼走法？」

衣紅瞟了文祥一眼，往法蒂瑪身上一靠，說：「好姐姐，我覺得不舒服，頭很暈，快找個地方坐一下。」

文祥大驚，忙說：「是不是有副作用？快找百怪來！」

法蒂瑪一把將衣紅扶住，四望一片平坦，只在前面山腳有幾塊大石頭。便說：「文哥！快來幫我把衣姐扶過去。」

文祥手忙腳亂，急忙湊過來。正要扶她，卻見衣紅一躍而起：「要那個騾子扶？他現在心裡只想一個人！」接著模倣文祥的聲音說：「百花湖在哪裡呀？不要再聊天呀！快去救杏姑呀！」

說得大家都笑了，文祥知道被擺了一道，不得不向衣紅打躬道：「紅妹，是我不對，可是我們修道人，不論是誰，總應以救人

為懷呀！」

風不懼也說：「玩笑歸玩笑，正事歸正事，走吧！」

左非右一招手，就有一部磁浮車停在身邊。大家上了車，衣紅說：「去百花湖。」車子立即風馳電掣，向南直駛而去。

基地中無日無夜，計時完全參照地表，唯人們作息端視工作需求而定。這時大約是地表的十九時，算是休息時間，人們多在家中觀看各種寬頻閉路立體電視節目。這些節目都是透過海底光纜，由平行訊號截取裝置收錄，再經過濾而得。

前一天海底水雷爆炸，基地中曾虛驚一場。雖說並無實據證明是外敵入侵，但這次爆炸規模之大，以及深水雷達多次示警，也不完全像是系統故障。

法王們多方研判，認定只有一種可能，那就是太陽黑子干擾，地球磁場一時失衡。這種事以往也發生過，而且是磁力系統最大的單門。

大家一再檢查，海中除了水族殘屍，沒有任何外來物質。系統也操作正常，沒有任何問題。大法王還不放心，將大部份分子容器電器佈置在前哨，又加強了磁通子的強度以及基因偵測的密度。

忙了一天，四法王阿米哈米回到家中，桃姑、李姑笑臉相迎。四法王心事重重，上一次在巴西的挫敗，他對當局已是心服口服。再看基地近兩天無端騷動的情況，他知道遲早難保，礙於大哥的堅持，他不得不聽命遵從。

他最不滿意的是，在基地中一切都在超級磁場控制下，他的拿手本領一點都施展不開。只是他也知道，如果沒有這個磁場，電腦當局是難以對付的。

這次撤退把三姐妹帶來，目的只有一個，他垂涎杏姑已久。杏姑愈是不給顏色，他心中愈是搔癢難捨。而今他的人生變得扭曲不清，好像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征服這座冰雪滿覆的小山丘，否則就活得沒有趣味。

其實，這正是雄性的本能，千萬年養成的狩獵特質。當一個獵物束手就擒時，下一步只有如何到口，如何休息，注意力就完全喪失了。相反地，如果獵物近在眼前，偏偏又沒到手，狩獵的本能必然持續不懈，吊在眼皮下。

到了人類，積習未改，但形式已然不同了。人有了意志，狩獵不全然靠力量，心中掛之，意念想之，千方百計，只為到手。久而久之，便形成了一個虛幻的目標，而在此目標達成之前，心不能安，意不能平，不論如何，非捕到不可。

事實上，一旦獵物就擒了，狩獵的行為便告一段落。緊接著，又是享受戰果的固定程序。等新鮮的肉吃完了，剩下筋皮，如果食物缺乏，尚可延長一段充飢的時間。再若獵物眾多，或是見到硬實的骨頭，又有誰會留戀呢？更何況，一個優秀的狩獵者，早就吃完新鮮的，連筋皮都捨棄於不顧了！

桃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裡，但還有什麼辦法呢？四法王說要的，從來沒有失手過，何不順水推舟，姐妹三個一齊入彀？

她先推薦李姑，一個早有情趣，一個是醉翁之意。大家心照不宣，好像世事本當如此，雄獅之所以稱雄，就是能兼容並蓄。現在姐妹兩個，一個扮紅臉，一個扮黑臉，總而言之，一家人就是要人一家門！

杏姑心裡有數，她知道除了遠離這是非之地，就必然是三女共夫的結局。但是她很有原則，首先是絕不能拋棄可憐的姐姐們而去；其次，她不恥法王的貪婪，就算逃不掉，也不願意讓這種男人輕易趁心如願；最終還有個理由，那是姑娘家最私密的心事，也是人間最美好的瑰寶，她珍貴地保存著，不願讓俗人糟蹋。

她最大的樂趣，是一個人爬上碧水山苑後的小山頭，在那塊突出的巨石上，她精心佈置了一個小小的窩。老松依舊，四野宛然，當餘暉初隱，天邊微紅之際，群巒疊嶂下，青濛濛一片，蒼茫浩渺，山嵐競起，晚霧總是迷離朦朧。

她並不寂寞，猿猴爭啼，夕鳥群飛，蟲鳴陣陣，山風急急。姑娘常常面帶嬌笑，不是向雲天寄意，就是對山巒私語，她的心頭一片溫馨，綿綿無盡。

四法王又怎樣？為了報答姐姐的照顧，大不了送他一具臭皮囊。青山是她的，任誰都搶不走；心念是她的，任誰都污染不了。人生還有什麼？生命她經歷過，生存也奮鬥過，唯有生活是如此的不堪，她連父親的鮮血都沐浴過！說穿了，姑娘期望的解脫，是一種永恆的平靜，就像一尊石彫，永遠駐留在山頭。

桃姑看得出小妹的變化，卻無法猜透姑娘家的心事。她太早被父親污染了，所剩下的，只有女性求生的經驗，更只有淺得比紙還薄的見解。每當杏姑由山上回來，她就偷偷地檢查杏姑的衣物。讓她不解的，一天一天地過去，杏姑的態度總是那樣親切，而心境身體總是如宣紙一樣嬌潔。

就在到龍宮基地的那些天，杏姑一個人在危崖上，靜靜地依烘著心頭那堆火種，沒有思緒，沒有憧憬。青石上放著兩個拳大的石塊，旁邊還有幾片樹葉。杏姑拿起其中一塊石頭，在嘴邊輕輕地沾了沾，不勝嬌羞地倒在一邊。

突然一聲輕雷，杏姑驀地驚醒，見遙天一道青光閃了一閃。緊接著，她感到心頭一陣重擊，突然自問：「我是誰？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過了好一陣子，杏姑才清醒過來，陡覺身處荒野，四週猿哭狼嚎。她連忙跑回家，一見到桃姑在門口跂望的神態，她哭著撲進了姐姐的懷抱。

桃姑以為她想通了，到基地後，她一直在等待適當的時機。

此刻，當桃姑見四法王巡視回來，她主動說：「阿米哈米，小妹來了幾天，還沒有機會到龍宮各地參觀參觀，能不能麻煩你帶她散散心去？」

四法王自是求之不得，杏姑也沒有表示反對。由於三姐妹鍾情於青山綠水，法王便在南區堆了座小山，山下建了別墅，旁邊還有個七、八公頃的人造湖。

杏姑隨著四法王，大大方方走到湖邊，那裡有個小樹，伸向水面。湖面雖不寬廣，但水色清碧，波光流映，沿岸盡是垂柳倚竹，秀丘潤石。

小樹前簷下懸著一個橫匾，上題「百花競蕊」。四法王指著那四個漢字，得意地說：「妳看，這是專門為妳們姊妹建造的。」

杏姑淡淡地說：「四法王過獎了，我家姐妹以果為名，中吃不中看。」

四法王笑道：「好說！好說！杏子不僅果肉嫩，果仁也香！」

杏姑冷冷地說：「只是青澀不堪入口。」

四法王說：「未必，甜酸辛辣各相宜。」

杏姑衝口道：「那你還等什麼？」

四法王暗暗欽佩這位姑娘的堅毅：「等待時機呀！比如說，像今天這種良辰吉日，像眼前這種和風美景！」

杏姑說：「我代你說吧！大姐早就吩咐過了，要麼我逃離你的魔掌，要麼就死心塌地，姐妹三個任你蹂躪。本來你打算明春下手，這次奉大法王之命撤退，還以為能苟延殘喘幾天。不料早先幾次預警，你怕煮熟的鴨子飛了。」

四法王搖頭道：「你真不可理喻！本法王喜歡妳，那是天大的榮幸。科學家證明我們阿拉伯男性最為神勇，所以能實行一夫多妻制。」

杏姑說：「你在家鄉不是已經有十多位夫人了嗎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十多個算什麼？再說女人嬌嫩如花，一近三十就謝了。妳看哪家的瓶花能供個三五天？」

杏姑說：「人不是花，名字也不代表我。」

四法王詫道：「那就怪了！既然如此，妳大可不跟我們來呀！」

杏姑說：「我是衝著姐姐來的，不論好歹，我也要陪著她。」

四法王說：「妳是妳，她是她，難道妳要照顧她一輩子？」

杏姑說：「如果她能得到幸福，我就心安了，否則，生命毫無意義。」

四法王心中打鼓，試探著說：「妳是說……」

杏姑果斷地說：「像你這種好色如命的男人，全身除了性功能，其他什麼都沒有！老實告訴你！我爸爸是我親手殺的！我要守在你身邊，如果你也色迷心竅，想染指你親生女兒，我會一點也不猶豫，把你剝成肉醬！」

四法王不禁打了一個寒噤，他相信杏姑說得到就做得得到。眼前這枝原本堪折的玫瑰，突然變成了刺手的荊棘。

這座湖位於狹谷南端，沿岸都是華麗的別墅，這時但見陽台上人影重重，歌聲洋洋。四法王累經陣仗，從未皺過眉頭，現下外患正殷，內憂又起。他長嘆了一口氣，望著那些尚自沉浸在歡樂中的人們，感慨道：「你們中國人真是複雜，放著大好人生不享受，什麼公平正義的！那些只有天堂裡才有！」

杏姑說：「因為我們中國人有千年的文化，人生短暫，文化才是永恆的。我所不懂的是，你們為什麼要到中國去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因為你們那裡有大批的高級科學家，我們有共同的理想。不像在美國，人人只為自己，無法凝聚力量。」

杏姑問：「你們的理想又是什麼？難道不是為了自己？」

二人正談著，湖畔突然吹起一陣清風，平靜的波面泛起了陣陣漣漪。杏姑雙眼微闔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芳心已經逸向他鄉。

四法王覺得這陣風來得怪異，他環目迴望，見普拉格拉手執一根柳條，好整以暇地坐在數步外一塊突石邊沿，面上笑容猶自未退。

「普拉格拉博士！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」四法王強抑心中不滿。

普拉格拉起身慢步走了過來，向杏姑鞠躬為禮，說：「姑娘大好！」

誰知杏姑卻像遇到鬼魅一般，一閃身躲到四法王背後，有如驚弓之鳥。四法王大異，問：「杏姑！妳怎麼了？」

杏姑瞪著普拉格拉，顫聲道：「他……他……」

四法王安慰她說：「這位是普拉格拉博士，這個基地就是他設計的。這幾天大家都很忙，我還來不及給妳介紹。」

普拉格拉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哈哈！不必！不必！我們是老交情了！」

四法王摸不著頭腦，說：「老交情？你們才第一次見面呀！」

普拉格拉笑猶未止：「哈哈！你搞錯了，我是為了她才在這裡等的！」

四法王更是莫名其妙：「怎麼可能？這個基地已經有二十多年了，還是博士你一手策劃的！她現在才十六歲呀！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哼！這種事，諒你也不懂！」

四法王只好說：「那，博士有什麼事嗎？」

普拉格拉走到二人面前，以柳枝向四法王肩上一拂，說：「阿米哈米，算你有眼光，杏子的確不僅果肉嫩，果仁也香！」

四法王很不甘心，抗議道：「你怎麼可以偷聽我們的談話？」

普拉格拉笑說：「我比你們先來呀！難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？」

四法王恨聲說：「這是我的私事。」

普拉格拉身材高大，朗目疏眉，說起話來不急不徐。他雖與四法王對話，兩眼卻不離杏姑：「私事？我以為你們兄弟真想幹一番大事呢！」

四法王說：「那也不妨害我的私事！」

普拉格拉搖搖頭，厲聲說：「錯！錯！你妨害了我的私事！」

四法王突然一驚，他與普拉格拉相處多年，雖說不很親密，卻與眼前所見完全不同。難道基地安全系統出了問題？被敵人滲透了？否則這位溫文爾雅的博士怎麼會一反常態，露出一副兇相？

杏姑心神不寧，她想回身逃開，兩隻腳卻不聽使喚。面前這個人她一點印象都沒有，但是隱隱間有個青黑的陰影橫亙天邊，把她的記憶分隔成兩半。一半是那個憤怒而痛苦的小姑娘，另一半卻是虛無飄渺的影子。

普拉格拉走到杏姑面前，溫柔地說：「難道妳忘了？我說過會給妳一個安樂窩。」

虛渺的影子漸漸成形，面前這英俊的臉孔也不再可怕了。杏姑正要開口，卻聽得遠處突然傳來隆隆的響聲，兩位男士同時一驚，四法王立道：「博士！後山有警！」

普拉格拉停了一停，對法王說：「你先去吧！我正和姑娘說話呢！」

四法王挺身走到二人中間，抗聲道：「杏花姑娘是我約來的！」

普拉格拉笑了，說：「什麼杏花姑娘？難道你還看不出來？」

四法王神色嚴正地說：「杏花姑娘是我的人，我怎麼看不出來？」

普拉格拉笑著搖了搖頭，說：「好吧！既然你沒這份本事，諒你也變不出什麼花樣來。目前後山是有點麻煩，我們先去辦正經事吧！」接著又對杏姑說：「記起來了沒有？我們的事可以慢慢談。放心，任何人想打妳主意，得先過我這一關！」

四法王大怒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小意思！你哥哥下令叫我們過去，這筆帳慢慢再算！」

後山在北區的西側，那裡有一棟寬廣的平房，正是電腦機房重地。千奇早就根據地下電纜找到此處，卻苦於不明白內部線路佈置及安全設施。所幸在左非右及時傳來的全息圖上，史南達和一些工程師的留影提供了關鍵的線索。

同時，千奇也認出史南達是世紀初網絡大戰的主角，曾是名噪一時的風雲人物。印度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，極力發展軟體資訊工業，適值國際網絡大興，有百萬餘高級工程師投入。十年之間，印度一舉成為資訊軟體的出口大國。

由於互聯網受到美國操控，入門網站皆為英文域名，非英語系國家備感威脅。香港一個上市公司，在千禧年前後發展出一種利用數字入門的區域內聯網，以及價廉物美的網絡電腦、電書，並全力支持芬蘭人林諾克斯系統，才得以打破美國及微軟公司的壟斷，與互聯網分庭抗禮。

到了二〇一〇年，中國上網人數達到十億，連邊陲的一般農民，以及剛剛入學的小學生，都知道利用網絡作全方位的溝通應用。於是中國國力大盛，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。

二〇一二年網絡大戰開始，主因是美國國內有一股反華勢力，看不慣中國的強大，召請了一批駭客，在網絡上大肆破壞。當時中國國內有兩種系統，一是與國際接通的互聯網，約佔百分之十，使用者多半是大學、企業及政府機構。而百分之九十的區域內聯網是十餘個小區域的集合，散佈全國，其中以農民網最為龐大。

農民網的網民其實並不限於農民，大多數中國人都喜愛自然，對二十世紀的工業文明極具反感。當農民網實現後，許多人發現不必侷促在大都市中，一樣可以利用網絡溝通、購物、甚至工作。於是大批高級知識分子紛紛還鄉，在青山綠水中愉快地工作，造成歷史學家所謂的「陶淵明效應」，因而喧騰一時。

中國農民網之能成功，可說是一種奇蹟，因為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，中國農民是最不可能使用電腦的弱勢族群。在世紀初年，中國農民人均收入不到八百美元，而一台最便宜而實用的電腦就要美金三千。更何況中國農民有九億之多，教育不足，英文不懂，

似乎命中注定是資訊時代的祭旗者。

那時不二人已逾耳順之年，在一些有志一同的支持下，揭竿起義。他們喊出以「漢字基因」為體，「文化資訊」為用，全力發展「九億農民網」。同時，他以中文2000操作系統，打破了微軟的市場壟斷，成為中國的資訊平台。

首先，他在香港發起「漢文化資訊聯盟」，結合了一批有志的海內外華人，利用漢字字庫設計了「中文系統中樞」。以不到美金三十元的成本推出「電子書包」，供中國兩億多學子加入網上遠距教學。這一來，不僅節省的經費無數，而且完全避免了伐林造紙印書的生態危機。

這種電書實際上具有電腦的基本功能，學生接受了電書，就等於跨入資訊時代的大門。等家家戶戶接受了電腦，中國人立即理解到現代資訊的功能與價值。藉著農業科學知識與農產品商機的推廣，農民不僅脫貧而且脫愚。不到六年的時間，中國的國民知識水準就翻了兩番，國家經濟力量跨上了已開發國家的水平。

網絡戰爭開始後，印度也捲入了這場是非，因為自本世紀以來，美國人養尊處優，只願做輕鬆又賺錢的老闆，不肯從事動手動腦的苦活。但因網絡普及，需要大量軟體人才，基於語文條件的考量，結果六成的軟體工程師都來自印度。

這時印度人口已接近十億，國內貧富極為懸殊，唯一的希望是在網絡世界建立勢力。中國的強盛使印度受到莫大的威脅，兼以兩國間的歷史包袱，達賴喇嘛分離運動產生的糾葛，導致了彼此的不信任與仇視。所以當美國駭客玩膩了，印度駭客便取而代之，戰場卻在中國網絡上。

中國的互聯網首當其衝，被破壞得體無完膚，史南達就是那場戰役的英雄。但是在內聯網上，基於漢字基因的特殊結構，以及電書系統採用機器語言，外人無從下手。雖然中、美、印等國的互聯網幾乎癱瘓，中國的農民網卻絲毫無損。

那時千奇是網絡系統工程師，對機器語言造詣頗深。戰事甫起，中國水電系統受創嚴重，所幸廣大的農業體系未受株連。於是他轉而採用農民網作為基地，用機器語言滲透到印度互聯網的安全系統中。

電腦的硬體全靠機器語言控制，但寫作機器語言需要高深的技巧，在商業掛帥的已開發國家，工程師的成本高，故不得不採用容易寫作的高階語言，借助編譯器使程式轉換成機器語言。雖然犧牲了執行效率，對負擔得起的人還是物有所值。

然而，網絡作戰的要訣卻在於「兵貴神速」，成本的高低並不重要，讓敵人有了可乘之隙才是不可彌補的敗筆。高階語言最致命的缺點就是在編譯過程中，為了遷就工程師的惰性，設計了大量「零錯誤」蜂巢般的贅物。就像一個一立方公尺的瓷瓶，需要十倍的空間加以保護一般。

蜂巢贅物多了，破綻成比例倍增，千奇等一批機器語言的高手利用這些縫隙，灌進大量的垃圾，幾乎把印度的網絡摧毀殆盡。

千奇由左非右傳來的全息圖上，看到史南達當年在電腦旁指揮程式師破解的情況，他立即有了靈感。顯然他們用的是微軟視窗平台，當年微軟為了壟斷市場，其控制核心包裹在一層又一層的介面中，絕不對外公開。在網絡戰爭中，千奇因要施放病毒，必須找到該核心，否則難以致勝。

千奇先前在隧道中做的，只是改變資料庫的內容，那只要滲透防火牆，知道貯存方式，找到幾個關鍵字，即可按序進行。現在要接管電腦，就一定要找到程式的控管核心，還要將程式執行的順序改變過來。

有了方案，千奇通知杏娃用震波干擾電腦的地下電纜，再用當年網絡戰的技倆，先將自己的系統程式塞入那些編譯後形如蜂巢的空間中。然後從出入口介面層開始，逐層破解，那段核心程式千奇早已滾瓜爛熟，故而能見招拆招，將核心的接口跳入自己的系統，從而接管了電腦。

工作完成，千奇立即通知黑金剛，七人在電腦間前面會合。這時電腦已完全在千奇掌控之下，推開機房門，大夥堂而皇之走了進去。

這是一個開放式的統間，房內有二十多台電腦終端機，三五個人齊聚一個終端機前比手畫腳。後面還有四個專用房間，另有一個側門通到後方。

那幾位工作人員正七嘴八舌地討論著，方才屏幕上竟然出現了一些二進位的亂碼，他們從未見過，有人還忙亂地敲著鍵盤，卻見幾個陌生男女排闥而入。一時，大家惶然，莫名其妙，不知發生了什麼事。

黑金剛咳了一聲，大叫：「各位注意！我們是電腦聯盟，特遣部隊第六支局，現在宣佈接管本地。如果有人違抗命令，我們有權拘捕、格殺！」

真是平地一聲雷，這些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當局竟能找到這裡，嚇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這時千奇、百怪等已把內間五個人押了出來，黑金剛一數，總共是十二人，便問：「這裡由誰負責？」

一位白膚青年越眾而出，說：「是我，我叫馬龍，是中心主任。」

黑金剛問：「還有其他房間嗎？」

馬龍一看，四門洞開，便說：「沒有了，只有這幾間。」

黑金剛又問：「一共有多少人？」

馬龍說：「全部編制六十，但沒有招齊。目前只有二十四人，現有十二個值班。」

黑金剛問：「值什麼班？」

馬龍說：「我們分兩班工作，每班十二人，我們是第二班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啊！工作蠻辛苦的嘛！」

馬龍笑笑說：「還好！其實沒什麼事，多半是處理故障和供給食物。」

黑金剛又說：「可以把基地的磁力關掉嗎？」

馬龍說：「我們這部電腦只負責後勤補給，另外還有兩部，分別掌管基地的結構和磁場，與我們的工作毫不相干。」

黑金剛相信馬龍說實話，問：「那麼另外兩部在哪裡？」

馬龍老實說：「法王不相信任何人，也不讓我們知道。」

千奇說：「他說的是實情，這裡一點安全措施都沒有，不可能是總控。」

黑金剛又問：「那你們負責什麼？」

馬龍說：「主要是衣食住行，以及人體基因檢查。不過我倒想請教一下，你們顯然不是我們的人員，是怎樣通過基因檢查的？」

千奇啞然失笑：「你為什麼不問，我們是怎樣進入你們電腦間的？」

馬龍不好意思地說：「那是我的第二個問題。」

千奇覺得有趣，又問：「還有第三個問題嗎？」

馬龍驚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我還想問你們是從哪裡進入基地的？」

千奇指指格瑞達，笑說：「我們有這等人材，天下哪裡去不了？」

那格瑞達纖腰一扭，媚力四射，嬌聲道：「別把人教壞了，人家是好青年。」

面對尤物，馬龍不敢逼視，低下頭去，沒有答話。黑金剛把環境瞭解清楚了，又問馬龍道：「大法王他們常來嗎？」

馬龍忙說：「不！我們這種小單位，他們難得來。」

黑金剛指指工作人員，問：「這些人他們都認識嗎？」

馬龍說：「不可能！基地裡人太多了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好極了！好極了，那我們要借貴單位一用，你們都過來坐一排，我有話對你們說。」

這是黑金剛的拿手好戲，已成局套，不需排演。千奇百怪等人熟練地各就各位，魏德曼與古嚕嚕把守住大門，格瑞達、蘇珊亭亭玉立在黑金剛左右，千奇、百怪及莎莉分立三角，把住十二個工作人員。

等大家就位了，黑金剛先注目掃視一遍，然後放低聲音，輕輕地說：「大家注意，請看著我左手邊這位金髮美女，先看她甜蜜的面貌，再看她妙曼的身材。女性不妨想像妳就是她，男性則想像可以擁有她，如果是中性，也可以當作沒有她。」

「現在，我們是朋友了，我們都是電腦中心的工作人員，一切由我調度。」

十二個人都看得迷迷糊糊，渾忘所以。馬龍原本文質彬彬，言行拘謹，這一剎卻變了一個人，兩隻骨碌碌的眼珠在格瑞達那圓滑曲折、吹彈得破的酥胸上留連忘返。

黑金剛放心了，便說：「好了，各位繼續工作吧，直到我說停止，你們才恢復原狀，但是記不得所發生的一切。」

馬龍立刻站起來，走到格瑞達面前，親切地說：「妳是剛來的吧？我怎麼沒有見過妳？快過來，坐在我旁邊。」

格瑞達嬌羞不勝，低頭玩弄衣襟，說：「我叫格瑞達，是負責資料庫的，我不喜歡人多，要坐在裡間，比較安靜。」

馬龍說：「好好好！來來，我帶妳去資料庫房。」

既然這裡是後勤中心，一切交通都在控制之下，黑金剛心生一計，打算製造一個亂局，要不戰而屈人之兵。

由於終端機很多，位置多半空著，黑金剛便分配蘇珊、莎莉和他自己坐在靠門的電腦前，千奇、百怪、魏德曼及古嚕嚕則藏在內間。

一切安排妥當，他叫馬龍過來，問：「是誰負責交通控管？」

馬龍說：「是我。」

黑金剛又問：「誰負責食品補給？」

馬龍又說：「我。」

黑金剛點點頭，又問：「誰負責通訊聯絡？」

馬龍說：「也是我。」

黑金剛大異：「怎麼都是你？」

馬龍赧赧地說：「實際上都是電腦，電腦歸我管呀！」

黑金剛不解，問：「那為什麼要這麼多人？」

馬龍理所當然地說：「那是編制呀！反正到基地來的人閒著無事，總要就業吧！」

原來如此，黑金剛只好再問：「這海底基地與陸地如何交通？」

馬龍說：「我們有十艘大型深海潛水艇，每艘可載五十人。另有小艇五十艘，每次可載十人，只要法王下令，隨時可以調度。」

黑金剛非常滿意，便說：「我如果說要撤退呢？」

馬龍說：「那當然聽你吩咐！」

百怪負責器材設備，逕自東看看，西找找。他走出側門一看，原來是個寬廣的操場，有不少新舊雜陳的運動設備。

運動場後端有幾個方盒子並列排著，百怪一眼就看到其中一個盒子囚禁著那隻在海溝出現、水母似的白色怪物，他不禁大叫：「老怪！快來！」

他這一叫，中氣十足，幾乎十里之外都聽得到。

千奇等聞聲大驚，連忙跑出來，見百怪正向一個水母般的怪物走去。千奇三步併兩步趕上去，一把將他拉住，埋怨道：「小聲點，別大驚小怪的。」

百怪眼一翻，說：「誰大驚小怪了？」

馬龍也急著說：「那是超級電容，不能靠近。」

千奇問：「什麼超級電容？做什麼用的？」

馬龍說：「那裡面有幾億庫倫的靜電電子，因為損壞了，拿來修理的。」

百怪興趣大增，說：「怎麼修？能不能拆開看看？」

馬龍說：「工程師不在，我們不敢動它。」

百怪說：「不敢動？怕什麼？」

馬龍說：「聽說若有電場變化，它就會自動爆炸。」

百怪有些懷疑，說：「不可能！不然怎麼會放在這裡？」

馬龍說：「因為有盒子的保護。」

百怪還是不信：「有那麼靈敏，還要盒子保護？」他邊說邊從身邊取出一根塑膠管，試著向怪物投去。

馬龍大驚，忙不迭把百怪拉住，喊道：「快閃開！」

只是已經來不及了，百怪履及劍及。儘管飛行中的塑膠管離怪物還有十幾公尺，那半透明的外殼卻突然由白變黃，由黃轉綠，停了一下，緊接著閃了又閃，轟地翻綠作橙，伴著一聲砰然巨響，條地爆炸開來。

所幸在此同時，外圍的方盒子流光閃爍，兜成一個質似琉璃的大網。電容爆炸時，強光耀目，有若鋪錦列繡。那琉璃網卻只顧飄轉光華，未幾，網沿彈起，略微顫動，瞬間就恢復了原狀。

眾人注目一看，怪物已然失蹤，盒中一片焦黑。

「哇塞！」百怪真的嚇了一跳。

「糟了！這下子闖禍了！」馬龍楞楞地說。

「什麼都沒有損壞呀！」百怪嘲笑他。

馬龍說：「基地一被驚動，法王們都會來的！」

黑金剛立刻對千奇和百怪說：「我們分頭行事，你們快去尋找另外兩部電腦！我設法擾亂他們。」

大法王首先來到，馬龍立刻向法王稟告：「報告大王，待修的那個分子電容器莫名其妙地爆炸了！」

大法王過去一看，搖搖頭說：「普拉格拉博士太固執了！放在這裡做什麼？有沒有別的損失？」

馬龍說：「報告大王，沒有。」

正說著，普拉格拉和四法王也到了，大法王眉頭一緊，說：「你們怎麼現在才來？幸而沒出什麼大事！」

普拉格拉自信地說：「會有什麼大事？大不了電容器爆了。」

大法王更是不快，說：「博士，你明明知道有危險，為什麼還要放在這裡？」

普拉格拉笑說：「問題在於怎麼爆的，有人知道嗎？」

馬龍忙說：「不知道，我們都在前面。」

普拉格拉走近方盒子，聞了一聞，說：「誰來過這裡？」

馬龍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普拉格拉狠狠瞪了馬龍一眼，罵道：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這裡分明有外人闖入，空氣中還殘存著聚合物的氣息！」

大法王問：「什麼樣的聚合物？」

普拉格拉聞了又聞：「嗯……異戊二烯，還有硫磺，應是硬橡膠之類的東西。」

大法王說：「那未必是外人，上次為了填補深潛艇的裂縫，我們進了一批貨。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我一再強調不能用他們的東西，否則很容易被他們控制。」

大法王有些不悅：「你說得容易，事事自己生產，行嗎？這種硬橡膠都來自自然界，我不相信有人能搞鬼！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那我不管了，你自己善後吧！」

大法王對四法王說：「哈米！你好好給我調查一下！看誰來過這裡。」接著又對普拉格拉說：「磁力增益器那邊最好不要出事，費心多照顧一下，我有事先走了。」說完，他轉身就離開了。

黑金剛趁他們爭論時，悄悄對馬龍說：「你找個理由把普拉格拉博士留下，多問他一些有關磁通子的事。」

大法王身影甫逝，馬龍立刻對普拉格拉說：「博士，您的磁通子理論我們都想聽聽，好不容易您大駕光臨，能不能請您給我們開開眼界？」

普拉格拉做磁力研究幾十年了，很少有人主動向他請教。當下，他興奮地說：「你真想知道？」緊接著，他神色一變，不耐煩地說：「我還有事，問這些幹嘛？」

黑金剛在一旁鼓動道：「博士，這可是劃時代的科學理論和造福人類的技術，如果我們能聽您親自開示，也算沒有白活了。」

普拉格拉見說話的是個黑種阿拉伯人，笑道：「你也能瞭解？」

突然一陣花香撲鼻，格瑞達從裡間直衝出來。只要看到那金髮飄揚的動感，肌勻膚潤、明眸皓齒的艷容，再聽聽嬌柔的聲音，男士們無不血液沸騰，神馳意往：「博士！我們放棄了電腦城的花花世界，就是因為景仰您的大名。沒想到來這裡，每天就困在這堆笨機器中，真煩死人了！」

普拉格拉眼睛一亮，這是自然界的磁性，仙凡難逃：「妳是誰？」

格瑞達羞怯地說：「我叫格瑞達，剛來不久。早就聽說您對磁力有高深的造詣，我真的太榮幸了，能在這裡瞻仰您的風采。」

普拉格拉連嘴都合不攏了，說：「哪裡！哪裡！那些都只是虛名。」

格瑞達說：「是呀！陰極陽極，同性相斥，異性相吸嘛？不是嗎？」

普拉格拉被催眠了，說：「高論！高論！妳想聽什麼？」

格瑞達笑說：「博士呀！您看我能懂什麼？只要有吸力，讓我開開竅就是。」

普拉格拉看了看眾人，痛快地說：「你們都想聽嗎？」